



华语言情小花旦——

雪灵之2010年最新力作

宫闱碎影舞斜阳，凤帐今宵愁清觞。

结绿

一部缠绵悱恻的后宫传奇

一段一波三折的皇权之争

雪灵之著

JIEYUAN



结绳

雪灵之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缘 / 雪灵之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6

ISBN 978-7-5125-0043-3

I. ①结…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898 号

结 缘

作 者 雪灵之

责任编辑 李 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6 开
21 印张 3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43-3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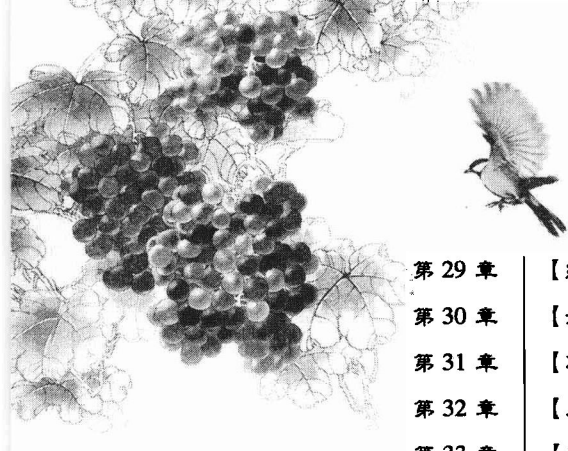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 1 章	【不肖子弟】	1
第 2 章	【举世无双】	8
第 3 章	【执念成妄】	13
第 4 章	【风云难料】	19
第 5 章	【柔丝结绳】	25
第 6 章	【如此重逢】	30
第 7 章	【顺水推舟】	36
第 8 章	【取舍得失】	42
第 9 章	【进退两难】	48
第 10 章	【第二颗结】	54
第 11 章	【心意相通】	59
第 12 章	【义陵夫人】	66
第 13 章	【如火焚身】	72
第 14 章	【兔死狐悲】	78
第 15 章	【言听计从】	84
第 16 章	【北归之路】	90
第 17 章	【所问非人】	96
第 18 章	【官岭香珠】	101
第 19 章	【震北元帅】	107
第 20 章	【内东关上】	113
第 21 章	【盲目支持】	117
第 22 章	【孝坪城内】	122
第 23 章	【无心之失】	128
第 24 章	【毒计百出】	134
第 25 章	【万千理由】	139
第 26 章	【知恩图报】	144
第 27 章	【勿忘承诺】	150
第 28 章	【痴心无药】	156





第 29 章	【结丝之难】	162
第 30 章	【如树有根】	168
第 31 章	【冰冻葡萄】	173
第 32 章	【未雨绸缪】	179
第 33 章	【萤火晶莲】	187
第 34 章	【泉边险胜】	196
第 35 章	【半梦半醒】	202
第 36 章	【死而无憾】	210
第 37 章	【恍若一梦】	215
第 38 章	【已成往事】	220
第 39 章	【画地为牢】	224
第 40 章	【故人相见】	231
第 41 章	【名动琴湖】	238
第 42 章	【面目疏离】	243
第 43 章	【爱恨难了】	250
第 44 章	【重回故地】	255
第 45 章	【天渊河畔】	261
第 46 章	【埋骨洛岗】	265
第 47 章	【鸣凤高塔】	270
第 48 章	【华年如梦】	275
第 49 章	【同样选择】	280
第 50 章	【云都相逢】	286
第 51 章	【勐邑公主】	292
第 52 章	【繁复婚礼】	296
第 53 章	【绝非贤后】	300
第 54 章	【皇室诅咒】	305
第 55 章	【如此谎言】	310
第 56 章	【专宠之祸】	315
第 57 章	【一生结缘】	322

第1章 【不肖子弟】

嘉凤王朝 顺乾三十四年

初夏的微风轻摇着雕花窗棂外的细柳，摇曳轻盈，款摆生姿，原夫人坐在窗前的镜台旁指点丫鬟为自己梳妆，这样的情景让她心情格外愉悦。

“娘，你到底要打扮到什么时候啊？”坐在矮凳上的原月筝等得实在不耐烦，扬了扬手里的螳螂，螳螂被她折磨已久，濒死乱挥着大爪和原月筝的表情相得益彰。今天抓到的这只螳螂通体碧绿，她很满意，可比前两天太子给她看的那只神气多了。她急着去显摆一下，越发觉得娘用来打扮的时间格外长。

原夫人瞧都不瞧她一眼，径自在妆盒里选耳环，只淡淡地问丫鬟：“小姐晚宴上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吗？”

早有伶俐的丫鬟殷勤回禀：“衣服首饰都准备妥当了，夫人。”

原夫人点了点头，自家这对儿活宝真像是被接生婆从菜市场拣来偷换到原家的，别家的小姐到了十岁早已是一副小大人模样，咬文嚼字举止优雅。原家的这位还是一副顽童心性，再添上京城顽劣出名的兄长原月澜极为失败的“垂范”，原家的这对儿天天上树下河，撩猫逗狗，终日没个让人省心的时刻。真难为皇上皇后还放心委任家有如此活宝的原学士为广陵王的教书师傅。

原家小姐去宫里赴宴从来都要另带衣装，入席前重新装扮过，才不至于灰头

土脸地失礼现眼。养了这样的儿女，原大学士还天天企图教导蒙昧，原夫人早已认命，听之任之。

初夏百花盛放，皇后娘娘邀请王妃饮宴赏花，各家的小姐也都在被邀之列。照理说这样的场面轮不到原学士内眷，毕竟供职在翰林院的原学士只是个从五品的小官吏，一介酸儒无权无势。但作为五皇子广陵王凤璘的授业恩师，皇上和皇后向来格外礼遇，虽然这礼遇对广陵王来说虚泛了些。

“夫人，夫人！”一个丫鬟快步从外边走进来，神色倒十分淡定，“老爷又要打少爷呢。”

“哦。”原夫人也很淡然，轻摇了下头，在镜中端详自己的妆容。

全屋只有原月筝还能做到不厌其烦，喜笑颜开地跳起身，生怕看不到热闹似的甩着小短腿往父亲的书房跑。她虽然已经十岁，却还穿着稚童的及膝短裙，极为方便跑动，一转眼就到了书房门外。

门外的丫鬟和小厮对少爷即将挨打事件反应都极其麻木，各忙各的，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老爷气急败坏的“传家法”实在太频繁，他们想再有点儿积极的反应都难。

原学士号称一代京城名儒，火大骂人也很讲究排比对仗，此刻正在滔滔不绝地细说论理纲常：尊卑有分，君臣有别。

太子凤珣与原月阑年纪相仿、脾气也投契，虽然月阑是广陵王的陪读，却与太子更为熟稔，惹是生非总喜欢凑在一起。为了这事，原学士没少动肝火，在他眼里，太子和月阑这两个十二三的孩子爱在一起玩耍简直是大逆不道，就该把太子爷当神供着才对：见面就要下跪，不能直视，太子不垂问就不要随便开口说话。

月筝笑嘻嘻地扒着门框往里偷瞧，被骂得那个十分淡漠，跪在地上极其随意地挖着鼻孔。出身书香世家的原学士受不了这样的粗鄙，被儿子深深恶心到心坎里，声音都发了颤，十分尖锐地呼喊：“家法，家法！”

原月阑弹走鼻屎，抬眼看了看爹爹，有点儿绝望。他刚弄明白太监是怎么回事，转眼就发现自己爹爹有点儿像，这很让他伤感。他理想中的爹爹应该像杜将军那样的，实在不济，像舅舅也行，绝对不是眼前这位面白须软，说话细声细气的人，气急了就会叫得像只在被拔毛的鸡。

“爹爹，”门框上探出月筝的娃娃髻和一双弯月眼，“你又要打哥哥呀？”声音甜美，笑容更甜。



原月阙回头，有些感动，“妹，你来替我求情啊？”

原月箏笑眯眯地跨进屋，乖巧无比地坐在门槛上，两只小手还很规矩地放在膝盖上，双眼亮晶晶，“没，我就是来旁观一下。”

原学士一噎，面对女儿这副爱煞人的姣美小脸和盈盈笑颜，他真是气恨不起来。气恨不起来就更懊恼，想他和夫人温躬守礼，皆出身诗礼大家，怎么就生出这么对儿女来？别说不像父母，原家祖上也没出过一个这样的！

原月阙闷闷地转回头，没一个指望得上的，他有点不耐烦地说：“爹，你要打快打，大家都挺忙的呢。”

被打的反倒如此急切，原学士一时气蒙，管家在院子里很殷勤地高声通报说：“老爷，香公公来了。”

月阙听见喜形于色，月箏却一脸遗憾。

香公公是太子的近侍，十五六岁，来原家次数多了，轻车熟路直出直进。

原学士规规矩矩地迎了出去，恪尽礼仪，香公公回了下礼，“太子有话，今日晚宴召原家兄妹早些进宫。”

原学士还在躬身谢恩，把太子招玩伴早去的话当成口谕，他的那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女却跑出来随便地拍小香子肩膀，显得他们爹爹的那份郑重其事十分可笑。香公公对原学士的态度有些傲慢，对原家兄妹却热络得很，尤其对月箏，讨好般地引着她前行，笑着说：“太子爷等了好一会儿了……”

原学士抖着嘴唇看儿子女儿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自觉长辈的尊严彻底扫地，讪讪地瞥着院子里的下人们——该修剪花木的修剪花木，擦围栏的擦围栏，管家挺胸叠肚地在院门口问一个小厮：“夫人的车马都准备妥当了吗？”原老爷仔细一瞧，点头哈腰回管家话的小厮正是他派去传家法的那个……

原学士的心情很复杂，庆幸无人注意到他的挫败又失意于自己衰微的权威，柔肠百结。装扮亮丽的原夫人款款走进院子，原学士眼前一亮，这么多年了，他的妻子还是这么令人赏心悦目，月阙月箏的好相貌全都来自她。若非那对小畜生外貌过人，当真是一无是处，扔在荒郊被狼吃了都不可惜！原学士愤愤。

“老爷”，原夫人向他一笑，“今晚只有你一人用餐，真是对不住了，我特意准备了你爱吃的小菜。”

原学士只觉顿时天地山花烂漫，不曾有过一丝阴霾，温情四溢地赶着走过来扶妻子，连连点头。

原家兄妹经常出入皇廷，又有香公公在旁导引，几乎没受什么盘查就顺利进宫。

刚过了长长的门洞，月筝就听见香公公的问安声，一听见“广陵王”，她一下掀开车帘，马车还在行进，她却飞身跳下，轻轻巧巧稳落在凤璘面前。

“凤璘，你在等我吗？”她歪着脑袋笑嘻嘻地看着高了她一头多的俊美少年，太熟悉了，私下里她都是直呼他的名字。

广陵王凤璘对她略显冒失的出现见怪不怪，唇形完美的嘴微微一挑，“我在等丝雨。”

“哦——”月筝微微有点儿失望，却也觉得理所当然。凤璘喜欢和杜丝雨一起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她虽然更喜欢凤璘，但的确和凤珣一起玩更有意思。

“我陪你一起等吧。”月筝笑着往他身边蹭了蹭，凤璘没有说话。

月阙也吩咐停车，跳下来和凤璘打招呼，随便的态度让他爹看见了肯定又要打他。岁数相仿，在一起读书，一起淘气，非要分出尊卑来对原家兄妹并不容易。

香公公发了急，跺脚催促：“小祖宗们，太子殿下还等着呢！”

月筝皱眉想了下，“你快去告诉凤珣，我们都在这儿呢，让他来与我们会合。”

香公公直咂嘴，到底不敢对太子的玩伴用强，正要去传话，凤珣已经一脸不高兴地走来，瞥着正向凤璘展示宝贝螳螂的月筝，一反常态地没有出声招呼。月筝只顾扯着凤璘，问他：“漂亮吧？”凤璘淡淡看了看，不甚在意地嗯了一声，面对面的太子点首问好。

凤珣有些傲慢地抿起嘴，不理睬凤璘，大步走过来抓起月筝就往角落拽，很有太子权威地说：“你给我过来。”

月筝被他拖得踉踉跄跄，也不乐意了，“干吗呀，干吗呀”地嚷嚷，甜甜的嗓音让人觉得格外可爱。

到了宫墙根下，凤珣才甩开她的手，愤愤道：“你和他说什么呀？他从来不爱玩这些！”

月筝有点遗憾地点头，这倒是，她爱玩的游戏凤璘一般都很没兴趣，她的献宝十次有九次都很失败。

见她点头，凤珣更加得理，戳着她的脑袋教训：“以后少跟他掺和，将来不



过就是个藩王，有什么啊？我是太子，我将来……”

月筝冷眼看他，每次他这么说她都不喜欢听。若不是凤璘的母后过世早，也轮不到孙娘娘当皇后，更轮不到凤珣拍胸脯说：我是太子。“他怎么了？”她嘟着嘴打断凤珣的话，气呼呼地瞪着他，再小也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于是她发狠耍赖般地宣布：“他长得比你好看！我就是喜欢他！”

一说容貌，凤珣有点儿气短，凤璘不止在皇室子弟中出类拔萃，整个京城的仕宦人家也没比他更俊俏的少年。“男人长得好看有个屁用！”

月阙站在凤璘身边远远看墙根下的太子和妹妹，乐不可支地小声嘀咕：“又吵起来啦。凤珣怎么这么没记性，他能吵过我妹吗？自讨苦吃，回头还得哄。”

凤璘云淡风轻地也往那边一看，月筝却抓住了这一瞬的注目，立刻笑嘻嘻地向他跑来。凤璘微微皱眉，不知道这个小魔头为什么总喜欢缠着他。

宫道上传来车马辚辚之声，走在车队最前面的一人骑着高头大马，即使用余光瞧也会被他的威势震慑。

月筝在凤璘身边停住，也瞧杜家的队伍。杜志安大将军战功赫赫，兼任兵部尚书，皇上特许他内廷骑马，整个顺乾朝就属他威风。他还是太子殿下的挂名老师，太子太傅，是月阙的偶像。她回眼看看月阙，他果然一脸艳羡地看着杜志安的马，喃喃道：“啥时我也能有一匹？”

杜大将军黑脸虬髯，身形彪悍，月筝总是不敢细看他超过两眼。她凑向哥哥，小声说：“爹爹总说咱俩不像父母，你瞧，还有比杜丝雨更不像她爹的吗？”月阙点头，凤璘听见却微微一笑。

看见凤璘，杜志安只在马上垫了垫镫，淡然招呼了声：“广陵王。”

凤珣也从墙边走过来，像猫见了耗子般长揖过膝，恭声问安道：“杜师傅。”杜志安是他的太傅，母后又时时教训他要对杜志安格外礼遇，杜志安平时教导他也甚严厉，所以凤珣见了他总有些怯怯。

杜丝雨听见了父亲喊广陵王，柔柔掀开车帘向外探看，却不敢跳下车来，双目盈盈地望着向自己走来的凤璘。

见广陵王都走到自己女儿的车边了，杜志安也不好继续驱车向前，只得抬了抬手，训练有素的随卫立刻稳稳停住车马。

同是十岁年纪，杜丝雨已经婷婷一派少女雅致风情了，小手搭上凤璘伸去扶她的胳膊时，旁边冷眼相看的月筝都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娇柔地拨了一下，酥酥

麻麻。不等凤璘开口，她抢着提示自己的存在，“丝雨，我们等你好半天，快来一起玩吧。”

杜丝雨向她微微一笑了一下，星眸潋潋，颊起樱韵，不愧是京城闻名的小美人儿。月筝瞧着不是滋味，不知怎么想起皇后娘娘一次在花园里看他们玩耍时说的话，“要是月筝改个脾气，怕与丝雨不相伯仲”。当时她记住了这话，却不明白意思，特意回家问娘。原夫人斜眼瞧了瞧玩得发髻散乱，衣服上尽是灰痕的女儿，直白准确地解释说：“皇后娘娘说你比不上杜丝雨！”

杜志安在马上面无表情，杜丝雨怯怯地看了他一眼，请求似的小声说：“爹爹……”她甚至不敢明确说出自己想留下和同伴们一起玩的意愿。

杜志安咳了一声，“既然如此——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便是。”

杜丝雨松了口气，爹爹这是答应了，她忍不住向着凤璘甜甜一笑，凤璘也在看她，她的笑意映亮了他的眼睛。

杜志安驳回马头的时候自然也看见了女儿瞧着广陵王的那个笑容，眼睛里不由起了些许微澜。

广陵王是已故孝慧皇后所生，皇上曾有意立他为太子，可惜孝慧皇后一病而殒，孙贤妃继为国母深得宠幸，终是继后所生的二皇子凤珣受封为嗣。朝堂上对册立太子之事甚为敏感，前孝慧皇后的母家曾经盛极一时，如今虽然屡遭皇上削抑，风光不再，但毕竟是百年大族，人脉广阔，不可小觑。

广陵王偏又生就一副绝世之姿，聪慧过人，市井朝堂津津乐道。相比之下，太子声名略有不及。

皇上深恐外戚专权，将来帝幼臣强，皇权不保，所以铁心扶持母家微贱的孙皇后所生太子。虽然凤璘无缘大位，皇上念及当年与孝慧皇后的恩情，凤璘又是这般资质，不免还是多方恩宠，很多臣僚会错了意，时不时上奏称颂广陵王聪敏仁德，隐隐有提议改立之意，造成多年来立嗣暗涛。

这次皇上为太子和广陵王更换教书师傅，为太子挑选的除了真正的名儒还有他这个兵部尚书及宰相严华哲。给广陵王却只选了一个毫无背景势力的小小学士，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杜志安皱眉策马，皇家之事本就难料，他身为臣属，恪尽忠义效命便罢。只是……皇后娘娘近日频有暗示，愿为太子求配丝雨。杜家对丝雨的期望向来甚高，嫁入皇家本是意料之事。他却以丝雨年幼没有立刻应下皇后娘娘的意思，确实心



有顾虑。孙皇后虽受尽宠爱，到底出身小宦人家，一旦荣显便进退失据，纵容子侄拉帮结伙，妄图把持朝政。凤珣这孩子……杜志安轻叹摇头，他亲自教他自然知道他的不足，被强势的母后压制惯了，脾气又骄纵，恐非帝王之材。与皇家结亲无疑赌博，杜氏一族的荣耀还是其次，怕只怕压错了庄闲，枉自赔上性命。

第2章 【举世无双】

原家兄妹和太子凤珣忙得满头是汗，“观景阁”已经大致修建完毕，修葺御花园围墙的砖被太监们不辞劳苦地一趟趟运到湖边，这座用砖块胡搭乱建徒有四壁的“小屋”，在太液池的角湾处十分碍眼，绿柳拂堤、莲叶生凉的景致被破坏得相当彻底。

墙壁即使搭建完成也像是断壁残垣，月澜用泥手抚着下巴认真思索，“用什么当棚顶好呢？”

月箏水灵灵的大眼睛眨了眨，小脏手一抬，指着那排皇后的爱柳，“就用柳枝吧，透气还透亮。”

“好！”太子殿下爽快答应，大步跨过去，咔嚓就掰下一枝，太监宫女顿时就泪流满面地跪下几个，哀呼道：“太子殿下手下留情。”

“我折的是柳枝，也不是你们的脖子，号什么？”凤珣不屑地瞥着跪了一地的宫人，威严地训斥道。他手里也没闲着，咔嚓又掰下几大枝。旁边的原少爷也热情洋溢地跑过来帮手，顿时一地残枝败柳。

负责看树的太监宫女抖如筛糠，泪如雨下，频频叩首。这几个活祖宗怎么今天就想起到这儿玩呢？皇后已发下旨意请诰命们来赏花观柳，这角湾是必游之地，再这么下去，今日怕只能欣赏些残树秃枝了！皇后素来爱柳，这排柳树更是专门请了花匠精心养护，如今糟蹋成这副模样，太子殿下顶多挨些训斥，做奴才的搞



不好就要皮开肉绽哪！

“快搭，然后就请凤璘和丝雨来做客。”月筝闷闷地说。她个子矮，砖壁垒得高，往上覆盖柳枝的活儿显然帮不上手。月筝皱着眉，不怎么高兴地看着矮堤下的凤璘和丝雨。丝雨不喜欢这种“搭建”游戏，在花圃边拣落下的花瓣，用小白捣汁做“香水”。凤璘原本也和他们一起搭房子，玩了一会儿就跑下去帮丝雨收集花瓣，有香味的花瓣拣光了，他干脆折下鲜花，一片片扯散，放入丝雨手中的小石臼里。

月筝愣愣地瞧着面貌极为俊美的锦衣少年在和煦阳光里把五彩缤纷的花瓣轻柔地从渐露艳色的少女头上纷纷扬扬撒下，微风把花瓣吹散，落在少女乌亮的发髻上，精致的衣裙边。少女抬头向少年微笑，少年长睫低垂，浅笑俯看着她，那明亮的眸子在致密的羽翼下隐隐约约发出熠熠光华。

月筝只是觉得丝雨在凤璘身边的景象非常合衬，却无心细看她的容颜。在凤璘的光芒下，一切美丽都失去色彩。从那天开始，月筝迷恋上凤璘微眯着眼，长睫低垂的样子。若问十岁的她怎么形容这样的俊美，不学无术的原小姐会说：“妖怪。”

悻悻回望忙活了一下午的成果——七扭八歪的一个类似猪圈的建筑，再看看人家那地儿的意境，月筝顿时觉得自己与丝雨相比，一只凤凰一只……她决不承认自己像野生野长的麻雀。

“真难看。”她挑剔地看着刚才还为之自豪的“小屋”，皱眉喃喃。

沾了满手柳树汁的凤珣一摊双手，唯命是从地问：“你说怎么办？”今天惹了月筝不高兴，他格外殷勤纵容。

月筝从丝雨那里受到启发，女孩子爱花爱草什么的显得别有……别有……她形容不出来，只是觉得女孩像丝雨那样很讨人喜欢，至少凤璘很喜欢。“我们用花瓣装饰一下吧。”她出了主意还是不高兴，觉得毕竟是抄袭了丝雨的创意。

“怎么装饰？”凤珣瞪大眼，很期待地看着她。

原小姐情绪不高，随意地指了指开得正好的一池芙蕖，“用别的花瓣太小，就用莲花的吧，够漂亮，够省事。”

又有几个宫人惨白着脸跪倒，苦苦哀求说：“太子殿下高抬贵手，皇后娘娘今日还要游湖赏花呀……”

太液池边一片愁云惨雾，满地的树叶败枝更显得血雨腥风。

一向手快的原公子就近拔下一朵盛放的白莲，粗鲁地扯下几片花瓣用力捏出汁液，黏糊糊往砖头垒的歪墙上贴，“粘不住啊。”原公子犯愁，太子也紧皱眉头想不出主意。负责看护荷花的宫人们顿时觉得自己还有一线生机，眼巴巴地看着原小姐，只求这个小祖宗千万别再出幺蛾子了。

原小姐难得斯文地叹气抚额，“说你们什么好呢？池边水浅，有的是泥巴，挖点上来抹在砖墙上不就能粘住花瓣了嘛！”

“呃——”一声倒噎，管事宫女晕厥过去。周围的宫人全围上来呼喊悲啼。

原少爷十分惊讶，捅了捅凤珣，“好像有人死了。”

太子殿下看都没看，“死就死了吧，自会有人收拾。月筝，我们用什么挖泥啊？”

足智多谋的原小姐思索了一会儿，“你们也看见过那个东西吧？长长的棍子头绑着一个舀勺，我觉得挺合用。”

太子殿下刚想吩咐去找，这回连香公公也哭了，“殿下，那个……那个是清理茅厕用的。”

“这是闹什么呢？”尖细的喝问，带着别样的威严，有点儿阴狠，立刻就震住哀号吵闹的宫人们。宫女太监当着十二三岁的太子，哀苦和恳求多少都带了些迁就稚童的夸张。在秋总管面前，惊怕和恐惧可就真多了，尤其他身后还跟着皇上和皇后。

刚才还一锅粥一样的局面，顿时变成静寂的惊恐，齐声请安都带着颤音。

皇上和皇后只带着贴身的奴才，想来是一时兴起沿湖闲聊散步。

皇后瞧着一地的断柳，不悦地皱起眉，“珣儿，你又淘气！”

凤璘和杜丝雨也赶来问安，皇后娘娘瞧着这对儿眉目如画，相映生辉的小人儿，再瞧瞧满身泥污，懵懂顽皮的儿子，近乎无奈的焦急骤然发作。凤珣和凤璘的年岁渐长，无论是背景势力还是朝堂舆论越来越倾向不利于凤珣的一边，这种日渐积累的焦灼，像压在她心口不断增重的大石，让她寝食难安。

偏偏凤珣心性晚成，又心直口快，她这个做母后的不好直接说出中意杜家威势，希望他多接近丝雨，生怕他一时犯倔，吵嚷出来，因小失大。

“珣儿，你贵为储君，怎么整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你都多大了？还做这样幼稚的游戏！”皇后娘娘的不悦添了很多说不出口的怨怒，训斥儿子的严厉显得有些小题大做。



母后如此疾言厉色让凤珣垂头丧气，偷眼瞥着满地狼藉，垂下头显出愧疚之意。

皇后娘娘这么冷声说话，原家兄妹也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在太子身后，看来折了柳枝十分触皇后娘娘的霉头。

皇上倒还是一副好心情，不以为意地回首向皇后笑了笑，示意她不必动怒。

“男儿家想有个自己的屋宅，也是理所当然的，朕小的时候也喜欢在御花园里搭小屋小院，珣儿这点儿很像朕。”

凤珣一听父皇和颜悦色地说起小时候也有此爱好，顿时乐了。皇后也因为这句“像朕”而平复了些许肝火，苦笑了一下，瞪了儿子一眼终是不再责骂。

凤珣躲过一场风暴心情大好，笑嘻嘻地瞧着月筝说：“当年汉武帝要修金屋装阿娇，我可简朴多啦……”

“又胡说！”皇后娘娘飞快地开口打断他说出要盖房子给月筝住的话，厉色瞪了他一眼，吓得凤珣一愣。

皇上当然听出意思，微微一笑，细细看了月筝两眼。

皇后被皇上这别有用意的端详惹得心烦意乱，她一生最怨恨的就是虽贵为皇后，母家却极其平常。这几年她苦心提携，无奈娘家几个兄弟不堪大用，成不了气候。凤珣的婚事便显得尤为重要，原家的女孩虽然相貌出众，家世却对凤珣毫无臂助，绝非她如意人选。相比之下，凤璘年纪虽比珣儿小了一岁，心机城府却深了许多。在孙皇后眼中，凤璘和丝雨的亲近绝非两小无猜那么简单，甚至可能是凤璘舅家暗自唆使的结果。

“凤璘也到了赴藩就任的年纪，可曾想过要娶什么样的王妃啊？”皇后娘娘这话问得突兀，说出口也觉得太露痕迹，颇为尴尬地轻笑了两声。

皇上闻言，不动声色地挑了下嘴角，皇后的顾忌他当然心知肚明，此刻也只能顺水推舟地看向凤璘，略带戏谑之意，仿佛料准凤璘会说出什么令大人觉得有趣的言语来。

凤璘没想到话风会一下子扫向自己，愣了一下，想说自己还没想过，却瞧见父皇殷殷相询的眼神，不好轻率回答。“皇儿……”他顿了顿，淡然看了眼身边已经红了脸的丝雨，“想娶才貌俱佳，举世无双的女子。”

皇上和皇后听了，俱是一愣。

皇后的脸色微微一变，为了掩饰不快，嘴角极其勉强地挂起一丝笑意。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随口说想娶举世无双的女子，尽可当成戏言一笑了之，可偏偏这话戳在了她的心病上。凤璘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或许正是多年来他背后的势力苦苦筹划追求的！他哪里是要娶举世无双的女子，分明是他自己想当举世无双之人！

皇上微蹙眉头，随即不动声色地笑笑说：“也罢。”心里却暗叹了口气，璘儿这句“举世无双”怕是要横生枝节，平地起波。

没人再有兴致说笑，气氛显得十分清冷，凤璘看着父皇的脸色，也慢慢寒了眼神，二舅早已嘱咐过他，在皇后面前一定要谨言慎行，今日他真是大意失口了。

“请问！”小小的身子从太子身后跳了出来，月筝的表情十分认真，“怎么样才能算是才貌俱佳，举世无双？”她双目熠熠，近乎固执地盯着凤璘。刚才皇后娘娘问他想娶什么样的女子，她真怕他说出丝雨的名字！

虽然“举世无双”让她觉得实现起来难度很大，总比凤璘直接说要娶丝雨强多了。

凤璘冷着脸，本无心回答她的问题，不说话又会使气氛更加局促，便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当然是精通琴棋书画，能歌善舞，容颜绝丽。”

月筝皱了会儿眉，默默记诵。

原来，想当凤璘的王妃，就要变成这样的女子。

